

五、歌謡中之俗音，俗字應加以註解。

六、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歌謡研究會。

發行處：北平沙灘北京大學出版組。

(期二卷三)

# 歌謡

## 三月

卷三 第

第二期

週年紀念號（續）

董作賓

「看見她」之回顧

吳世昌

除了「這裏」「那裏」

趙景深

關於大鼓

宗丕風

略談我搜集歌謡的經過

### 「看見她」之回顧

董作賓

回首，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那時正當民國十三年的十月五日，我初寫成這篇「一首歌謡整理研究的嘗試」，列為歌謡周刊的專號之一，後來單印的小冊子，也就叫作「看見她」。是把「看見她」一個母題之下的歌謡，共選出四十五首，作一次比較的研究。經過這回「嘗試」之後，頗引起許多人的興趣，大家覺得所

有的歌謡都有像這樣整理研究的必要，可是以後呢，就不幸歌謡週刊停辦，北京大學採集歌謡的工作也因之中輟。雖然猶有廣州和杭州的民俗學會異軍突起，經過不少的學者努力，有過相當的成績發表，我們注意民間文藝的一般朋友，方可以長吁一口氣曰「吾道南矣！」而又限于少數人力量薄弱，不能達到把全國的歌謡大量

採獲的目的。所以像這樣找到同一母題而有四十五首可資比較研究的材料，已成為獨一無二的機會了。

曾受了最大的暗示而從事「看見她」之整理研究，在原文中我却忘了提及，這是大不該的！十年以來，時常覺得過意不去，在此地特別再補述一下。

是民國十一年的十二月四日罷？在

「努力」的第三十一期，胡適之先生寫過一篇文字，叫做「歌謡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個例」。開首就說：

研究歌謡，有一個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較的研究法」，有許多歌謡是大同小異的。大同的地方，是

十餘年來，常常注意到「看見她」母題歌謡的探輯，無論是在拿着粉筆或者肩着鋤頭的時候。到現在，一共又搜求得二十三首，這仍是探輯未能周至的緣故，

方，是隨時隨地添上的枝葉細節。往往有一個「母題」，從北方直傳到南方，從江蘇直傳到四川，隨地加上許多「本地風光」；變到末了，幾乎句句變了，字字變了，然而我們試把這些歌謡比較着看，剝去枝葉，仍舊可以看出他們原來同出手一個「母題」。這種研究法，叫做「比較研究法」。

接着，胡先生就舉出「看見她」母題的兩首歌謡為例。我當然受了胡先生很大的暗示，我那篇文字研究的結果，絲毫也不會跳出胡先生所指出的軌範，所以在這裡不憚煩瑣的重述一遍。可是在當時我竟忘記稱道這位指引路途的嚮導而沒有一字提及，豈不該打！

其次，是常維鈞先生一的篇「對於投稿諸君進一解」，曾舉出「看見她」十首，於我的文字，助力極大，我在原文中已聲明過的。



景印三國志注補序

附 論衡秦漢名事  
國學季刊第五卷索引

## (第二卷三)

1946年10月12日

首，可以說是意外的收穫了。在這裡我要向讀者鄭重的請求，希望替我注意再搜尋一些同母題的新材料，使我得以着手整理，完成我十餘年來一個小小的志願。

最後，我再談一談將來重新整理的方案。我打算把此歌分為七段，自然，主要的只是中間五段，添在前邊的算帽子，添在後邊的算尾巴。以前搜輯的河北定縣兩首，要算是尾巴最長了，（參歌謠週刊第一卷十三號）帽子最大的，要數着我的甥女毓蘭所唱的一首，這首是未發表過的：

綠鸝哥，鳴又鳴，  
那廂不是蔡何營？  
蔡何營裏拉轎車，  
那邊不是劉小姐？  
劉小姐，好穿綠，好穿紅，  
那邊不是張相公？  
(以上都是帽子，好像把另一歌謠拉扯在一起了。)

丈人出來接着鞭，  
舅官出來攏住馬。  
到屋裏，先作揖，後喝茶，  
四個果碟手裏拿。  
隔着門簾瞧見她：  
白農農的臉皮黑頭髮，  
紅頭繩，二道紮，  
梳個紮角楞嘎嘎。  
這一首似乎未完全，不然何以在看見她之後就沒有結論？我覺得應當依照我的老法子分此歌為五段：

第一段：因物起興；

第二段：到丈人家；

第三段：招待情形；

第四段：看見她了；

第五段：非娶不可。

此為「看見她」歌謠的主要部分，尤是重要的是二，四兩段，沒有牠便不是這個「母題」了。再舉新輯的兩首為例：

(1) 一小紅船，裝紅土，歪戴帽，  
斜插花。  
(2) 一裝裝到清江浦。

張相公騎的好白馬，  
丟了韁繩跑了馬，  
一跑到丈人家。

爲了期待着新材料，暫且談到此處為止，可以說這是舊「看見她」的繁尾，也可以說這是新「看見她」的起頭。

廿六，三，廿七／月明之夜。

二買茶葉，送丈母，一騎騎到丈母家，  
段丈母不在家。丈母丈人不在家。  
三段  
四開開門來看見她：穿紅的不是她，  
穿紅的是小姨，穿綠的才是她。  
五段  
一段穿綠的就是她。

## 除了「這裏」「那裏」

吳世昌

十二年四月十日

(第二卷三)

國語中指空間的副詞或代名詞，尋常只有兩種：「這裏」和「那裏」。在語言上雖有「這兒」、「那兒」，「這邊」，「那邊」等許多用法，其觀念，却只有兩個：不是「這裏」，就是「那裏」。「這裏」是視而可見的——雖其所見或為全部，或只可以代表全體的一部。如說：「這裏（這屋子裏）沒有電話。」或「這裏（這篇文字裏）沒有日本文。」這個「這裏」指全部見得到的地方。若對一個南邊來的朋友說：「這裏沒有荔枝樹」，「這裏」是指北平或竟指華北，在說這話時並不能看到「這裏」的全部，只能見到可以代表全部的一部分，說此話者必與這一部分同在或貼近一個空間。至於「那裏」的情形，多半是發話時「見不到」的地方。這二個字的伸縮性可大了。「你那裏有文章嗎？」這個被問的「你」可以就坐在發問者旁邊，可以遠在英國什麼大學。當問前一個問題時，問者只能見到自己抽屜裏的文章，也許沒有，也許不夠，沒有見到「你」的抽屜裏的情形，所以不得不問，

其原因還在乎見不到，即在發話時視而不可見，正和說「這裏」的情形相反。「那裏」遠起來可以可窮無盡，隨意所指，比電光還快，「地球上有人，那裏（火星

裏，別個太陽系裏，x星裏）有沒有生物？」因此，我們覺得要分「這裏」「那裏」未可一概以遠近為標準，而應當以說話者在說話時所指的空間是否能全部的或一部的「見得到」為準，因為如上文所述，對南邊朋友說「這裡沒有荔枝樹」的「這裏」若指華北，可以遠至黑龍江，比起向着坐在另一桌子前的朋友說「你那裏有沒有文章」或「文章在你那裏」的「那

裡」來，要遠多了。

但遠近雖不能定為「那裏」「這裏」的標準，有時也的確不能否認它的重要性，譬如登高眺遠，甲能望見的一個塔，乙不能望見，甲就指雲樹比傍，也可以說「在那裏」，「在那裏」。這是視而可見的情形，却又用起那兒來了；這麼一來，使這個副詞的定義不能下得很清楚，時而以遠近為標準，時而以見否為標準。原因

是：「那裏」這語詞被用得太多，使我們非得把它放在上下文中不能懂得它正確的含義。這現象和英文中只有 *here, there* 相同，（但在法文中就不然，）而這裏所要說的，却是中國別的方言中關於這類語詞的問題。

在吳語區域的方言中，代表國語中空間代名詞的，除了「這裏」「那裏」以外，還有一個介乎其間的詞，所以一共有三個，這現象在方言學和文法學上很有興趣，我不知道有誰提出來過沒有。就我知道的，除我自己家鄉的方言以外，還有蘇州話中也有這現象。我的家鄉是浙江硖石鎮，這類語詞的三種分別如下：

1. 好浪場，讀如 *Hō'lungtā*
2. 忽裏場，讀如 *Kēdūtā*
3. 個頭場，讀如 *Kēdūtā*

第一個語詞是「這裏」，不分所見到者為全部或代表全部的一部分，與國語「這裏」的意義全同。第二個是所見到，往往是所指到的那裏，但與說話者本身的地位略為離開，這離開可以近在身邊，也可以遠在雲外，但必須是見得到指得出的地方。國語中無此詞。第三個相當於國語中的「那

女

童一版編

高湖一夜

董作賓

察哈爾歌謡

羅星行二

每號一角，半年六角，全年一元。

總代售處：北平景山東街山景書社。

定購洋一元。

「裏」，其與「那裏」不同者，對面的牆角裏在國語中可以指為「那裏」，而在礫石語中却必須是「忽裏場」而不能說「個頭場」。凡說「個頭場」的，必須是只是心裏知道，而見不到指不着的地方。普通說羅馬的空間代名詞必須用「個頭場」，但在看地圖時，可以用手指着某一點道：「有起（在）忽裏場。」

「場」音在別的吳語區域或讀作「搭」音，是指地點的代名詞一般的用語。「好」云「頭浪」，「樓浪」等皆是。「好」是「此」意，但不知原來是那一個字的異讀。「忽裏場」一詞較有趣味，因為它和疑問詞的「或裏場」(Xó'letá)非國語字哪裏」音很近，英文中的Where可以作關係代名詞(Relative pronoun)，我疑心這個 Höletá 也是由疑問詞 Xó'letá 轉來也。

蘇州語中空間代名詞也不止二個，除了「這裏」是「慨搭」，「那裏」是「開搭」之外，還有「寄搭」，相當於上文的「忽裏場」。至於甚遠的地方，則又不用「開搭」而用「關面」，所以實際上似乎

有四個空間代名詞。

匆匆寫此，希望各地讀者能就所在地方言中把這類現象記出來，對於方言文字一定大有幫助。

(註)本文注音悉依原稿。編者。吳先生此文所說，據我知道的國語系中的方言裏也有此現象。這些方言的讀音常為：

這：ㄓㄔ(去)：近指。

?：ㄅㄕ(去)：中指。

那：ㄅㄚ(去)：遠指。

「ㄅㄕ」語近於「那」而遠於「這」

之「中指」也。日本語的ヨソア三指正相似：

口：ㄓㄔ。

ソ：ㄅㄕ。

ア：ㄅㄚ。

「ㄅㄕ」音無字，不得已可用「呢」吧。南通方言中則有：

ㄍㄔ(入)：ㄓㄔ。

ㄅㄕ(上)：ㄅㄕ。

ㄍㄕ(入)：ㄅㄚ。

魏建功附記，四月一日。

## 關於大鼓

一百本張天鼓書目

北平乾隆老店百本張的大鼓書目曾經長澤規矩也在書誌學四卷四號上發表，我轉錄在「大鼓研究」(商務版)中。最近長澤又在書誌學八卷三號上發表了更詳細的百本張大鼓書目。除我在「大鼓研究」中已錄者外，還有下面這些種：

還魂記八本  
癩打朝四本

- 拷紅娘五本
- 蝴蝶夢四本
- 天官賜福鼓詞四編
- 郭子儀學古堂六四
- 大西廂學古本二五
- 小西廂
- 西廂記三本
- 合鉢文明大鼓書詞二三
- 大雁捎書王金子大鼓

趙景深

○寶玉探病北平俚曲  
○哭黛玉帶白，寶文堂本

厨子嘆  
青石山

○鐵冠圖學古堂大三  
○白猿偷桃學古堂三〇

一寸光陰一寸金  
良方四劑

○醜姐兒出閣寶文堂本  
佳人採桑

紗王寵姐已  
樹大根深

閑來無事到花園

張良辭朝  
王三姐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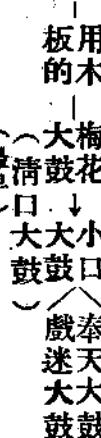
以上凡沒有圈的都是極罕見的，凡有圈的都一一註出現在所能見到的本子。如一種

象見數種本子者，則任意舉出一種，並無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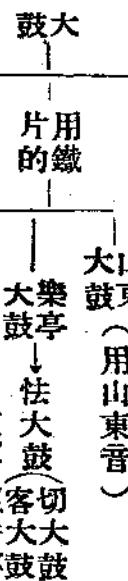
## 二 大鼓的分類

拙編「大鼓研究」出版後會寄贈一本給此道專家「北支那的見世物」的作者長澤規矩也。他讀了以後，覺得我的書中第

一章「大鼓的類別」有應增補的地方，特地為我列了一張表，寄來給我：



(最早)



(北平男子所歌)

用銅片的 女人用，取其好看

並云：「據弟所經驗則曲中也有可從小口或可從樂亭調者，也有可從一調而不可從他調者。」

他的分類的確比老蠶，李家瑞等詳細得多。梅花大鼓，小口大鼓，怯大鼓等我連提都不會提到，的確是我的疏忽；因為我過於著重大鼓的載籍方面，便把演唱調子的類別給忽略了。

友人張次溪兄的「天橋一覽」面五二也講到大鼓的類別，一併錄在這裏，以補拙編之不足：「大鼓的名目很多，各有其長處和短處。雖有時代與產地之不同，然皆為黃河流域所產。其大概之類別，以樂器

得名者曰梨花大鼓；以地得名者曰奉天大鼓，西河大鼓，京音大鼓；以調子得名者曰客（讀若怯）口大鼓，梅花大鼓。但其中以客口大鼓得名為奇。彼時京師人對於凡非北京口音者，都呼之為客口（「怯口」）。平東有一種鄉音大鼓，初來舊京時，舊京人以其聲音不同，遂以客口名之。久而久之，即成專名。此外尚有一派，以其生活地在山東河南鄉間，其鼓較

平常者大，一手拿鐵梨花片，一手執大木棰，唱音如破竹聲，專門說唱歷史如「劉公案」「楊家將」「英烈傳」「天門陣」等。完全用北京口音者，稱為京音大鼓。其音調文詞，純為藝術之作品。」

山東梨花大鼓所唱的本子現在已經出版了好多種一折八扣書，在上海發售，都是連說帶唱的長篇鉅製。

## 三 大鼓的演唱

長澤來信，提起他十年前在北平常到四海昇平（早已關門）去聽大鼓；四海昇平的北邊四廟一時成了他的獨占場。馬廉在世時常戲對他說：「又去逛天橋了吧？」足見他愛好之盛。當時他所常聽的有下面這幾個人：

爲便學人依原本用極上來連紙重印

定價五角

定價八角

(期二卷三)

高玉蘭（已故）王鳳雲 王鳳友  
鄧翠雲（已故）靳鳳雲 李蓮芳  
這六個坤角的照片，除高玉蘭外，可在下面幾冊書中看到一些：

王鳳雲（文明大鼓書詞第十九冊）

王鳳友（鼓詞彙編）

鄧翠雲（文明大鼓書詞第五冊）

靳鳳雲（鼓詞彙編及續編）

據張次溪的「天橋一覽」，高玉蘭曾任民十三鼓選的外交總長和玉蘭公主，王鳳友則任十二公主中領銜的桃花公主。靳鳳雲曾任民廿三真報鼓選的當選者。這些都可

算是大鼓的演唱史料。

## 略談我搜集歌謠的經過

宗不風

昨天看到二卷三十七期的「歌謠周刊」，知道這刊物復刊後，又快滿一年了，而且在開始徵文，預備出增刊。我當時就覺得非常高興。因爲我是一個愛讀「歌謠」的人，同時又是最喜歡收集歌謠的人。所以我決定寫一篇文章。一方面是表示我慶祝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我願把搜集歌謠的情形向大家報告一下，給大家一個參考，並請大家指教我。

我對於歌謠發生興趣，遠在十八年以前。那時我還很小，也不過剛三四歲的樣子，一些兒歌便傳到我的耳朵裡來了。事情是這樣子的：當我剛周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就患了重病。等到我滿了三歲，她的兩

吧！」這一段生活，一直延長了四年多。到我八歲時，我長大了，母親的病也漸漸地好了，我對於歌謠的興趣也養成了。我搜集歌謠對於童謡最爲喜愛；因爲那是紀念我母親的東西。

民國二十年秋，我入了張家口省立師範學校。課餘之暇，常愛讀些文藝的書籍，偶然碰到歌謠或童話一類的東西，就喜歡得不忍放下，總得把它們抄下才成。記錄歌謠從此開始。

二十三年夏季，初級師範畢業。暑假裡，在家閒居的日子較長。白日到野外去走走，常聽到農夫唱着山歌。傍晚在院裡乘涼，也常聽到許多小孩子唱着兒歌。那時聽到他們一唱，我便提筆記下來，藉此解悶。等到暑期滿，升入高級師範，展開記錄簿計算一下，連幼時記憶下的已達五百多首了。那真使我喜出望外。於是又盡量搜羅些關於民間文藝的書來讀，使得我的興趣，更加濃厚。我們塞北地方書籍比較的少，我只覺鍾敬文先生編的那本「歌謠論集」，給我的益處最多。從此，我就立定志向，要把塞北的歌謠好好地搜集一下。我總是找着同學或工友，請他們

(期二卷三)

唱，我一句一句的記了下來。

二十三年，父親任張北縣太僕寺村小學教員。暑假我去省親，就隨時記了一些察北的歌謠。在張北城及太僕寺共住了十天，由兩處及沿途的農夫，村童口中，共得到二百多首歌謠。後來又到我的故鄉懷安去。我特意找了那些充任鄉校教員的舊同學，求他們幫忙。他們把各村的小學生都介紹給我。他們就唱，我就記錄。在這時，有一種特別的情形，就是許多孩子們都是會唱，而不開口。起初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也想不出辦法來。後來，我買了許多糖，規定唱一首歌謠給兩塊糖，說一個謎語，或諺語就給一塊糖，孩子們聽了這個，樂得歡天喜地，大家爭着來唱。幾天的工夫，我又寫成一本厚本了。

這年開學之後，因為校中功課太忙，就暫時把這事放下。

在二十四年度的兩個假期裏，也搜集了不少。

直到去年的春天，自己才把所收的歌謠加以整理。我把詞句重複的和語調不良的都刪去，接着性質分成了三十多類，贍清以後，竟把一千五百多首的歌謠，減成

了一千多首。

在去年的四月，我在報上看見北京大學「歌謠周刊」復刊的消息，過了幾天又聽說在北平成立了「風謠學會」。我高興之極，就連忙寫信詢問。不久即得到了徐芳先生的覆信。第二次我便寄了幾首歌謠，等到發表之後，徐先生又來信約我加入「風謠學會」。我也就作了一名普通會員。從此，我就把稿常常寄上。徐先生也常常寫信勉勵我，我是覺得非常感謝的。我現在是決定把搜集歌謠這回事，作為我的終身副業。

同時我也搜集了一些小曲。對於小曲，我本來不感興趣，後來聽見一位關外的同學哼唱，我也覺得不錯。於是在放假的日子，就到南，北兩市場去。在那裡花上三大枚，就能聽好幾段。唱這些小曲的人，謂之「秧歌班」。這「秧歌班」很得一般市民的歡迎。我記錄這些曲子，也有數十首了。可是這裡面猥亵的句子太多，實在不能發表。我想將來留着給專門研究的人去看是很合適的。

這便是我收集歌謠的經過。在記錄歌謠時也不免有一些小困難。可是因為我得到的快樂超過了困難，所以一點都不覺得什麼為難的。

從我收的一千多首歌謠裏，我覺我們的塞北歌謠的性質是：（1）字句樸實，情歌很少。（2）歌中含有迷信的成分，都帶有賞善罰惡的意思。（3）塞北的人生活非常貧苦，他們的歌總是唱他們的痛苦。這三點的確是塞北歌謠與南方歌謠不同的地方。翻開「歌謠周刊」上我記錄的歌謠一看便可知道了。

我想收集歌謠的朋友一定很多。你們用的是什麼方法？我也很願知道。大家能研究一個更完善的方法，豈不更好？末了我祝「歌謠周刊」有極長的壽命，有廣多的讀者！

(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寫於  
張垣師範學校。)

## 來件

- |                  |        |
|------------------|--------|
| 收到孫先祺山東歌謠四則      | 三月二十三日 |
| 收到葉鏡銘浙江「螢火蟲」歌謠三則 | 三月二十六日 |
| 收到周孝銓「嫌奴醜」歌謠一則   | 三月三十一日 |
| 收到王永昌察哈爾歌謠十七則    | 三月三十一日 |
| 收到宗不風羅昇塞北新婚令三十二則 | 四月一日   |